

26岁时，王继才不可能想到会在这个孤岛上坚守32年，更不可能想到，此间要一次次直面外部环境的变迁，直面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，直面哨兵职责与亲情牵挂的矛盾，直面大“家”的需要与小家的取舍。

守家还是守国？他曾在父亲与哨兵的角色间艰难抉择，曾无数次地面对生活窘迫的拷问。

或许在很多人眼里，王继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。一个32年间很少和子女团聚的父亲，一个在女儿只有3岁时就下狠心去一个人守岛的父亲，一个在唯一的儿子7岁时把孩子送下岛后就没什么管过的父亲，一个在大女儿结婚时都没有来参加婚礼的父亲……

坚守对于王继才自己并不过于苦痛。如何面对国与家之间的取舍，或许才是王继才心中最难的事。

在别人眼里，他的心中只有这个小小的开山岛。但真是如此吗？王继才是一本厚重的书，只能慢慢地翻开。

一

1987年7月9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席卷了黄海海面，六七米高的巨浪翻腾着、撞击着。开山岛位于这场风暴的中心。天公不作美。这场强台风来临之际，正是王继才儿子王志国即将出生之时。

找船登陆？已绝无可能。岛上只有两个人，王继才和王仕花。

妻子即将分娩。怎么办？王继才抓起电话机，赶紧向镇武装部部长求援。好在部长的家属懂得一点临产知识，对王继才说了五个字：照我说的做。

即将临产的王仕花，近乎绝望地抱怨着王继才，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好下岛准备。

“你不要乱想，有我在！我刚刚和部长的家属通话了，一会儿你只管用力，其他的都交给我！”王继才安慰着妻子。

屋外下着瓢泼大雨。狂风把窗框吹得叮叮作响。他硬着头皮，按照部长的嘱咐，一件件地做着准备工作。等王继才忙活完，已经临近晌午。

那个刮着大风的闷热午后，是王继才一生中难忘的日子。

屋里的地上，横七竖八地摆着盛满热水的盆，王继才坐在床沿上，紧紧地握着王仕花的手鼓励说：“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你一定可以的！”

终于，在妻子近乎低吼的喊声中，孩子的头顶露了出来。那个时刻，每一秒都是如此漫长。过了两三分钟，孩子出生了。听着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王继才这个刚强的汉子，泪流满面。

看到王仕花还流出了一摊血，吓得王继才两手直打哆嗦。他想起部长家属叮嘱他，孩子生下来还要看看胎衣有没有排出来。检查确认后，王继才颤巍巍地根据步话机的“指令”剪断了脐带，颤抖着将儿子放在准备好的衣服上。接着，王继才赶紧撕开用汗衫做成的纱布，一边给王仕花擦拭身体，一边语无伦次地安慰她。直到妻子没有继续出血，王继才才长舒一口气，抓起桌上的步话机，接通了镇武装部，“报告部长，生下来了，大人小孩都平安！”

部长问：“是姑娘还是小子？”

王继才：“我刚刚太紧张了，还没注意。”

“好，好，平安就好，你赶紧去忙吧。”部长说道。

过了半晌，王继才平息了心情，才想起来看着是个小子还是丫头，发现孩子竟是“带把的”，嘴一下子咧开了花。他高兴地冲着妻子说：“王仕花，是儿子啊，我就说志国的名字可以用上吧！”

原来，早在王仕花怀孕时，王继才便天天念叨，要是生个儿子就好了，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志国，志字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，等他长大了去做一名战士，一心一意去报国！结果天遂人愿，王继才高兴地给儿子起名叫王志国。

屋外的台风依旧“呼呼”地刮着。屋子里，刚刚出生的孩子安静地躺在母亲身边，已然睡着。王继才高兴地坐在一旁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妻子和孩子。

王仕花后来对笔者说，看着刚刚出生的小志国，老王流了眼泪。此前任何时候，无论遇到多大困难，从没有看到他流过眼泪。

二

1994年春节前，王继才的老母亲带着孙子和孙女去了岛上。当时78岁的老人因为年纪大，决定在春节后返回老家。考虑到儿女在岸上没有大人带，王仕花希望王继才赶紧下岛向组织请辞，去过正常人的生活。王继才则希望想想其他办法。他与妻子在开山岛的营房里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

王仕花拉着孩子走到王继才跟前哭



——“人民楷模”王继才的奋斗人生(中)

■刘茭伟 王志国

大海和孤岛见证了王继才夫妇的坚守与浪漫。

江苏省军区提供



王苏(右一)带妹妹上岛看望父母。

王继才家人提供



王继才、王仕花向上岛的儿子儿媳介绍岛上的蔬菜瓜果。

王继才家人提供

诉：“这些年你守岛，我理解你、支持你。谁理解你，谁理解孩子？……你的眼里还有家吗？还有孩子吗？还有我吗？”

王仕花越说越气：“你不去，我去，怎么就说不出口了？我去和政委说！”

王继才：“你发什么疯啊？难道我今天能飞下去吗？”

王仕花：“不是我逼你，你今天要拿个态度出来。我们也守了8年了，你对政委、对组织够交待了，你就这样守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你告诉我？”

王仕花见丈夫不说话，掉过头就指着窗户说道：“你看看，这是家吗？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这窗户你用三合板蒙着，光透不进来，风倒是‘呼呼’地进！”

……

是啊，岛与家，岛与岸上，对于那时的王继才来说，是一个重大选择。可这一次，面对年迈的母亲、年幼的孩子、憔悴的妻子，他真的有些动摇摇了。

他咬咬牙，决定去找王长杰政委，说说下岛的事。那时的王长杰已改任为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政委。

春节过后，王继才一个人乘车去了县人武部。只是这一次不知是何原因，王继才并没有请辞成功。究竟是何原因，他也没有对人说起过。

此后的两年时间里，一直是王仕花在陆地和岛上两头跑。熬到了1996年，王继才再次面临艰难选择。

1996年夏天，大女儿王苏应该上初中，儿子王志国正在上小学，小女儿王帆则准备上小学。

因为孩子们都要上学，家里经济压力陡增，光是三个孩子的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！何况还有吃、穿、用等日常开支。那段时间，王仕花苦口婆心，终于做通了丈夫的工作。只待小女儿一上学，王继才便不再守岛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，王继才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：请辞！坚决请辞！

王继才再次迈进了县人武部的大门。这一年，距他第一次答应守开山岛，已过了整整10年。当他赶到县人武部时，别人告诉他，王政委住院了，癌症晚期，怕时间不多了。

王继才匆忙地往县医院赶来。躺在病床上的王长杰政委看到王继才，就很高

兴地说：“这些年你守岛，我理解你、支持你。谁理解你，谁理解孩子？……你的眼里还有家吗？还有孩子吗？还有我吗？”

王仕花越说越气：“你不去，我去，怎么就说不出口了？我去和政委说！”

王继才：“你发什么疯啊？难道我今天能飞下去吗？”

王仕花：“不是我逼你，你今天要拿个态度出来。我们也守了8年了，你对政委、对组织够交待了，你就这样守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你告诉我？”

王仕花见丈夫不说话，掉过头就指着窗户说道：“你看看，这是家吗？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这窗户你用三合板蒙着，光透不进来，风倒是‘呼呼’地进！”

……

是啊，岛与家，岛与岸上，对于那时的王继才来说，是一个重大选择。可这一次，面对年迈的母亲、年幼的孩子、憔悴的妻子，他真的有些动摇摇了。

他咬咬牙，决定去找王长杰政委，说说下岛的事。那时的王长杰已改任为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政委。

春节过后，王继才一个人乘车去了县人武部。只是这一次不知是何原因，王继才并没有请辞成功。究竟是何原因，他也没有对人说起过。

此后的两年时间里，一直是王仕花在陆地和岛上两头跑。熬到了1996年，王继才再次面临艰难选择。

1996年夏天，大女儿王苏应该上初中，儿子王志国正在上小学，小女儿王帆则准备上小学。

因为孩子们都要上学，家里经济压力陡增，光是三个孩子的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！何况还有吃、穿、用等日常开支。那段时间，王仕花苦口婆心，终于做通了丈夫的工作。只待小女儿一上学，王继才便不再守岛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，王继才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：请辞！坚决请辞！

王继才再次迈进了县人武部的大门。这一年，距他第一次答应守开山岛，已过了整整10年。当他赶到县人武部时，别人告诉他，王政委住院了，癌症晚期，怕时间不多了。

王继才匆忙地往县医院赶来。躺在病床上的王长杰政委看到王继才，就很高

兴地说：“这些年你守岛，我理解你、支持你。谁理解你，谁理解孩子？……你的眼里还有家吗？还有孩子吗？还有我吗？”

王仕花越说越气：“你不去，我去，怎么就说不出口了？我去和政委说！”

王继才：“你发什么疯啊？难道我今天能飞下去吗？”

王仕花：“不是我逼你，你今天要拿个态度出来。我们也守了8年了，你对政委、对组织够交待了，你就这样守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你告诉我？”

王仕花见丈夫不说话，掉过头就指着窗户说道：“你看看，这是家吗？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这窗户你用三合板蒙着，光透不进来，风倒是‘呼呼’地进！”

……

是啊，岛与家，岛与岸上，对于那时的王继才来说，是一个重大选择。可这一次，面对年迈的母亲、年幼的孩子、憔悴的妻子，他真的有些动摇摇了。

他咬咬牙，决定去找王长杰政委，说说下岛的事。那时的王长杰已改任为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政委。

春节过后，王继才一个人乘车去了县人武部。只是这一次不知是何原因，王继才并没有请辞成功。究竟是何原因，他也没有对人说起过。

此后的两年时间里，一直是王仕花在陆地和岛上两头跑。熬到了1996年，王继才再次面临艰难选择。

1996年夏天，大女儿王苏应该上初中，儿子王志国正在上小学，小女儿王帆则准备上小学。

因为孩子们都要上学，家里经济压力陡增，光是三个孩子的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！何况还有吃、穿、用等日常开支。那段时间，王仕花苦口婆心，终于做通了丈夫的工作。只待小女儿一上学，王继才便不再守岛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，王继才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：请辞！坚决请辞！

王继才再次迈进了县人武部的大门。这一年，距他第一次答应守开山岛，已过了整整10年。当他赶到县人武部时，别人告诉他，王政委住院了，癌症晚期，怕时间不多了。

王继才匆忙地往县医院赶来。躺在病床上的王长杰政委看到王继才，就很高

兴地说：“这些年你守岛，我理解你、支持你。谁理解你，谁理解孩子？……你的眼里还有家吗？还有孩子吗？还有我吗？”

王仕花越说越气：“你不去，我去，怎么就说不出口了？我去和政委说！”

王继才：“你发什么疯啊？难道我今天能飞下去吗？”

王仕花：“不是我逼你，你今天要拿个态度出来。我们也守了8年了，你对政委、对组织够交待了，你就这样守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你告诉我？”

王仕花见丈夫不说话，掉过头就指着窗户说道：“你看看，这是家吗？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这窗户你用三合板蒙着，光透不进来，风倒是‘呼呼’地进！”

……

是啊，岛与家，岛与岸上，对于那时的王继才来说，是一个重大选择。可这一次，面对年迈的母亲、年幼的孩子、憔悴的妻子，他真的有些动摇摇了。

他咬咬牙，决定去找王长杰政委，说说下岛的事。那时的王长杰已改任为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政委。

春节过后，王继才一个人乘车去了县人武部。只是这一次不知是何原因，王继才并没有请辞成功。究竟是何原因，他也没有对人说起过。

此后的两年时间里，一直是王仕花在陆地和岛上两头跑。熬到了1996年，王继才再次面临艰难选择。

1996年夏天，大女儿王苏应该上初中，儿子王志国正在上小学，小女儿王帆则准备上小学。

因为孩子们都要上学，家里经济压力陡增，光是三个孩子的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！何况还有吃、穿、用等日常开支。那段时间，王仕花苦口婆心，终于做通了丈夫的工作。只待小女儿一上学，王继才便不再守岛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，王继才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：请辞！坚决请辞！

王继才再次迈进了县人武部的大门。这一年，距他第一次答应守开山岛，已过了整整10年。当他赶到县人武部时，别人告诉他，王政委住院了，癌症晚期，怕时间不多了。

王继才匆忙地往县医院赶来。躺在病床上的王长杰政委看到王继才，就很高

在上面怎么样……

看到她总是偷偷地抹眼泪，张超一狠心做了决定：搬到燕尾港镇去！一来可以让王苏安心，二来自己可以加入后勤保障队伍，为岳父岳母的守岛事业做贡献。

2006年春节前，王苏和丈夫张超一起登上开山岛。

在张超将搬迁到燕尾港镇的决定告诉岳父时，王继才高兴极了。守岛苦，不被理解更苦。有什么比自己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更重要的呢？那天中午，王继才亲自上阵，炒菜、颠勺，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。菜上桌后，王继才喜笑颜开，连连举杯。

让王继才高兴的是，大女儿出嫁后，遇到的后勤保障问题再次迎刃而解了！更让他高兴的是，守岛这件事，最开始是尽义务，到现在，则成了一家人共同奋斗的事业了。

从王苏一家迁回燕尾港镇到王继才在岗位上牺牲，又是12年。

12年间，王苏生育儿女，自己和丈夫的工作也换了几茬，但一家人始终扎根在小镇没有离开。镇上许多老渔民在路上见到张超骑着摩托车，从码头接王继才回家时，总会为王继才说：“王开山啊，你这女婿真不错，比儿子都好啊！”

其实，这些年里，张超做的远远不止接送王继才和王仕花上下岛这件事。在迁到镇上的这些年里，岛上的给他送了一大半；遇到镇上没有王继才需要的药时，他跑多远的路也会去买来。

人生中，会面临很多选择。选择，成就人生的意义。王继才坚定地选择了守岛。王仕花坚定地选择了陪伴丈夫。

在他们履行职责和使命的背后，有另一份选择也非常重要。那就是来自王苏的选择，她选择了奉献与付出。

张超也有一份选择，选择亲情与守望。

正是这一次次沉甸甸的选择，让祖国大爱与亲情之爱得到交融。这一次次选择里，有国，也有家。

五

2018年7月，王继才牺牲的那个月初，他的双手手掌开裂，但没时间下岛检查，就拍下照片用微信发给大女儿王苏。

王苏的丈夫张超拿着照片跑遍了周边的几家医院，还是决定不买什么药。后来，他拿着照片在网上问诊，才给岳父淘到药。

“药到了，爸爸却走了！”送完父亲最后一程，翻着手机的王苏突然号啕大哭起来，跪在父亲的灵堂前久久不肯起来。

在王继才骨灰入土后的第二天，王仕花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开山岛。

那天登上岛，王苏、王志国、王帆三人沿着父亲母亲平时的升旗、巡逻路线拾级而上：童年记忆里光秃秃的山峦上栽满了苦楝树、松树，石阶上随处可见各式新旧不一的修补痕迹，巴掌大的果园里种满了桃树、梨树、樱桃树，葡萄架上还挂着零星的葡萄串……岛上的每一处变化都饱含了父亲与母亲的心血。一处处变化，让他们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

王仕花对孩子们说，“你爸这辈子是幸福的。我们在这岛上生活了32年，虽然艰苦，但我们都觉得挺有意义的，他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。这岛总是要有人守的，现在你爸不在了，我决心继续守着这岛，也守着你爸！”

王继才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还在。只要这个家还在，开山岛上每天都会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。

标题书法：汤晓燕

（本章节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家·国——“人民楷模”王继才》）



第4719期